

马秋芬

著

# 东北看 一步山

景系  
背书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三式表

藝在由一  
里也相合幅幅也以包

溜着念述蒹  
休休了又曾叫踊儿地踊子对口儿

偏曲缺歌儿家班戏双亲又元亨儿村东东

背景系

马秋芬 著

到东北看二人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东北看二人转 / 马秋芬著 .

-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3.8

I . 到 . . II . 马 . . III . 二人转 - 基本知识 IV . J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52953号

**到东北看二人转**

©马秋芬著

丛书策划: 袁 飞

责任编辑: 袁 飞

责任印制: 李国新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邮政编码: 430070

电 话: (027) 87679521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50mm 1/16

印 张: 8.25

印 数: 5000 册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ISBN 7-5394-1426-X/J·1219

定 价: 18 元

# 构建国际语境下的“文化东北”

于渺 [Mia Yu]

2003年春天，我代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参加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这是个一年一度的学术盛会。近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会聚纽约曼哈顿，分享他们在亚洲人文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在长长的会议日程中，我惊喜地发现了“中国东北文化研讨会”的字样。身为东北人，我还从未见过海外学术界对中国东北的文化有过任何关注。长期以来，“中国东北”要么是个和“满洲国”划等号的历史概念，要么是个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联系起来的经济概念。作为文化概念的“东北”，一直缩略在历史和经济层面的背后，好似仅仅是个装饰性的符号，模糊且不重要。于是，我这个沈阳人每次在西方自报家门的时候，总觉得不如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甚至一些西南少数民族来得有底气。因为我知道，我的西方对话者们大多从未听说过我出生长大的那个有着七百多万人口的东北大城，少数听说过的也会习惯性地给我贴上“满州女人”的标签。这种文化身份上的错位，究竟来源于东西方之间的封闭，还是由于我们对自身文化定位的含糊，甚至轻视呢？这次，中国东北以文化姿态在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亮相，还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

走进会议厅的时候，里面已经满得难找座位。台上坐着美国依利诺伊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肯尼·克里科博士。克里科博士在演讲中说，以秧歌和二人转为代表的中国东北民间文化是块长期被忽视的美玉。它们的历史发展和艺术表现形式，是研究东北历史、社会和民俗的极为丰富的资源。近年来，从秧歌和二人转中，还变异出很多新的流行娱乐文化，比如赵本山的小品和雪村创作的音乐评书等。这些都已成为中国当代流行文化的主流。因此，研究东北民间文化对深入理解不断变化中的中国大众价值观和审美口味也显得越发重要。

接下来，克里科博士放映了一部反映沈阳街头文化的纪录短片。摄像机锁定在一个夏天黄昏的露天广场，几百人正在震天的鼓点里扭着东北大秧歌。镜头里出现的是最普通的沈阳百姓。他们用自家的服装和道具，化妆成各种历史神话人物——老头扮成小丑，老太太扮成仙女，小伙扮成僧人，小孩扮成老寿星——每个人都脱离了自身约定俗成的社会角色，夸张地成了“鬼”，成了“仙”，成了“神”，成了“他人”。锣鼓声中，他们扭动着身体，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毫无顾忌地释放着生命的能量。跳累的舞者不断退到边缘成为观众，边缘的观众又不断涌入广场中央成为舞者。舞者与观众彼此呼应，以身体和鼓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场”。这个“场”里没有表演者和旁观者的界限，只有晚饭后群众自发的夏夜狂欢。

这场中国东北的“土秧歌”，不仅把我这个远离家乡多年的东北人镇住了，也把来自世界各地，最阳春白雪的东西方学者们镇住了。立刻就有加拿大的学者，将它称作“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集体艺术”；有德国的学者将它的仪式性与欧洲的狂欢节进行比较；更有人探讨这种民众文化跟形成它的人文地理之间的联系。在沸腾的讨论声中，我望着定格在大屏幕上那些家乡人的面孔，想起街头秧歌曾是小时候在沈阳经常见到的场景。但那时的我认为它土俗、庸常，所以总是匆匆而过，很少留意。离开东北十几年之后，在国际的时空视野里再见它，我好像忽然获得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观察它的方法和角度。这东北的“土秧歌”也仿佛展露出一层崭新的魅力和价值。

从纽约回到蒙特利尔的家中，妈妈已经用电子邮件发来了她刚完成还未出版的新书《到东北看二人转》。怀着从纽约获得的对东北秧歌的新视角，我一下子投入到妈妈的作品世界。一边读，我一边放开作为女儿对妈妈的主观认识，而是以一个身在北美的评论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位东北女作家对东北文化的诠释和构建。

30年来，妈妈马秋芬一直从事关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小说创作。她小说中的人物、叙事话语，以至语感和语境，在她个性化的魅力中，无不浸透着韵味十足的东北风情。今天的这部《到东北看二人转》，并非她通常创作的小说体裁，而是一部关于二人转的大文化散文，一部以二人转为载体的东北地方文化史。但是，妈妈没有单纯地用文献史料堆砌她的作品，没有把她这部关于二人转的书，写成一个置于书架上的研究对象。而是以她惯有的小说家塑造人物的灵动之笔，把二人转当成一个从东北黑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人”来写。在贯穿近300年的叙事中，妈

妈把二人转这个“人”，回归到它生发、成长、受挫、复兴的一个个东北民众空间中，又将它与一系列无名、有名的东北人物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在这些时空和人物的载体当中，二人转被赋予了独特的东北性格和曲折命运。

归纳起来，《到东北看二人转》记录的二人转命运，可以由从“低俗文化”到“流行文化”到“高雅文化”的转变来概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二人转一直是流行在民间底层的土俗艺术；“文革”时期，它是被批判，被压制，却顽强地从民间底层钻出来的“死不了”；20世纪80年代，二人转虽然有了它的合法舞台，却被商业流行文化挤到大众视野的边缘；20世纪90年代，东北小品，这个由二人转变异出来的喜剧形式，通过电视传媒进入大众娱乐文化的主流，并使崭露头角的二人转表演者赵本山成为大牌娱乐明星；到了今天，赵本山又利用他明星的号召力，为二人转修建艺术学府，将这个挣扎中的民间艺术形式请进高雅文化的殿堂。二人转经历的这个由低到高的命运轨迹，具有无法预料的戏剧性，有如一个传奇故事。

任何“传奇”都需要人物来支撑。在这部书中，推动二人转命运的是一系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真实人物。他们包括无名的民间二人转表演者，混出名的老艺人，搜集和研究二人转的文化工作者，娱乐明星赵本山，当然还有作者本人。这些人物经过小说式的人物刻画呈现在作品中，身上都浸染着浓厚的东北精神气质。由于整部作品以“我”的个人经历和观察视角作为贯穿线索，作者“我”就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作品一开篇就将镜头定格在作者童年生长的大杂院里。9岁的“我”从一个“小胡同串子”的观察视角，给读者提供了大杂院里的一个个蒙太奇场景：“清早起来，我总是还没洗脸，就随便趿上谁的大鞋，只须走三两步，就已站在院心儿上。见张家门开着，李家门敞着，王家戏匣子正柔媚地放送‘小河流水……’，赵家灶上正喷出腾腾蒸气，还弥散着韭菜馅包子香味儿，刘家两口子正在嘹亮地骂仗，伴着他家丫崽儿消防车拉警鼻儿似的嚎哭……”作者描绘的这个公共与私人界限模糊的平民居住区，正是20世纪50年代二人传自然存在和生长的空间。此时的“我”也与大杂院里的百姓一样，是东北草根层的民众，是民间二人转最忠实的参与者和观众。这种对作者“我”平民出身背景的交代，其实是在无形中奠定了“我”为二人转叙述历史的发言权。

通过童年“我”的眼睛，作品在第一章便呈现出大杂院里的邻居“霍酱油”和“小香水儿”两个民间二人转艺人的命运遭遇。作为目击者的“我”，意识到“蹦蹦儿太土，蹦蹦儿太俗；因此他们就太土，他们就太俗。土俗导致了低贱，也就等同低贱！”而这种“土俗”和“低贱”正客观描述了那个年代二人转存在的状态。

第二章“二人转是路边的‘死不了’”，作者仍采取个人回忆录式的叙事。“我”成了一个下乡知识青年，插队在偏僻的辽宁山沟里。从老彩凤这样的农民二人转热爱者那里，“我”听到大量的传统二人转老段。这时的“我”渐渐感受到二人转“寻常的俗趣”和“文化的光辉”，并开始向二人转民间文化的回归。作品的后面几章，“我”成了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在采访著名民间老艺人的过程中，“我”开始对二人转的发展、分布、流派、语言、曲调、仪式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文化调研。“我”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通过归纳和总结与“我”的实地采访融会到一起。此时的作品由回忆录和小说式的感性叙事逐步转向学术化的文化研究，越来越焕发出理性和史性的光泽。

作者把自己的人生发展阶段与二人转交织起来。从童年时代的参与者，少年时代的离异者，青年时代的欣赏者，到最后成为二人转的研究者。随着“我”社会角色的变换，“我”观察二人转的视角也在变化，“我”所反映的二人转的面貌也在随之变化。

二人转的命运走向，是通过个性化的叙事话语来实现的。妈妈马秋芬一向保持她独有的“说之法”。这种“法”，来自她个人的语言修养，对地域文化的感悟和融合，也来自东北语言本身的灵性。妈妈的文字中采用了大量东北民众的土俗口语。她将这些来自大街上、田野里活的语言，与现成的书面语言一同打碎，介入个人感知后，进入独特的审美，再文学化地呈现。因为有了这种审美，作品通篇才涌动着声音、画面和时空穿梭交融一体的动感。本无声音处，妈妈却使之发出声音：“没听说过的这档子事，那天就咣当一声，掉在面前。”本无情境处，她却营造出情境：“这东北小品是属地瓜土豆的，出来一个别忙收拾，底下是一嘟噜一串，好货成窝连片。”就连叙述抽象的时空变换，她也夹带着东北口语，描画出一个具体的、流转的意象：“二人转像一只野狸，撒欢儿尥蹶儿地窜达了300来年，跑遍了东北的大乡大野、大林大莽。”这种不断运动中的文字语言，携带着电影语言的质感和感

官立体感，正是“马氏话语”的迷人之处。

在讲述二人转传奇历史的过程中，《到东北看二人转》还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叙事魔方。它既有主观的回忆录式的叙事，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又有理性的学术分析和客观的新闻纪实。几种文体的结合运用，转换自如，浑然天成。这种不多见的崭新形式，其实在作者上一部大文化散文《老沈阳 盛京流云》中已经初见端倪。而《到东北看二人转》将这种多文体的结合，继续充实和饱满。妈妈创作过程中，主观上也许并没有十分自觉的文体意识，而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的客观形态，却在实践着同一种写作手法，即用小说、回忆录、文艺评论和新闻纪实融为一体文学方式来重构历史。这种新的写史的手法，不仅超出了通常散文的范畴，更是创造了一个新体裁。我将这种马秋芬式的新体裁称做“文学史记”。这两部关于东北的“文学史记”，没有单纯地满足记录史实，而是携带着一个更令人兴奋的使命，那就是，将沈阳城和二人转这两个概念放到大的东北文化范畴里来，并为它们总结出一副地域化的，拟人化的精神本质。有人曾比喻历史就象一串珍珠项链，作家和史学家则是串珍珠的人。我想，通过这两部作品的探索，作家马秋芬创造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串珠子的方法。

回想纽约年会上的“东北文化研讨会”，我意识到，秧歌和二人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被欣赏，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东北百姓的精神品质之中，并有着强烈的地域性和世界共通性。它乐曲的“闹”，舞姿的“浪”和语言的诙谐不羁，正是成千上万的“小香水儿”和老彩凤这样的真实百姓赋予它朴素的灵性，是在白山黑水、大寒大暑里积淀下的地域魅力。换一个国际的立足点来看，二人转不仅不土俗，它更带有一股民族的生命力和穿透力。二人转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东北文化是属于东北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在“历史东北”，“地理东北”，“经济东北”的概念后面，我似乎看到一个叫做“文化东北”的新版块，带着东北独特的精神气质在国际语境下浮出水面。

母亲马秋芬以她魅力四射的文学史记《老沈阳》和《到东北看二人转》，为构建“文化东北”扯起了一面先行者的旗帜。

2003.5.28



1962年6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吉林市接见永吉县二人转演员时说：“劳动人民的艺术，要很好地发展。”

# 目 录

构建国际语境下的“文化东北”(代序) 1

第一章 与二人转擦肩而过 1

大杂院的功能，是把别家的好事，当成自己的一盅烧酒喝。也把别家的隐秘当本畅销书阅读。谁家一经沾上了拐弯抹角的花边情节，一院子人，立马就欢了。

小胡同串子，与猫串子、鼠串子、黄貔子串子，有着相近的定义。

小香水儿是个十五六岁的嫩小子。笑时尖尖的下颏一斜一翘，眼里会扑簌簌地滚出一波一波的狐媚，有股招人疼的妖气。

第二章 二人转是路边的“死不了” 17

这窜根子猪草是泼皮货，铲不净，刨不死，路边、壕沟，满处疯长。

沾边就赖的小姨子一下就跳过来一大群。一顿起哄逞疯儿，“姐夫”已被剥个溜溜光，在小姨子们胜利

的大笑中，姐夫早赤条条地抱着衣服钻进刺裸子里。

老娘们儿们肚里的苦最深，借由大哭一场，把心里的苦水倒一倒。老爷们儿们肩膀头上的分量最沉，借由大笑一场，把心里的烦忧排一排。

### 第三章 大腊花引出大丑子来

33

正月，是冬蛹化蝶的正月；是想浪、想乐的正月；是想要、想闹、苦了日子苦不得心的正月。

有成千上万双艳美的眼神盯盯地瞄着，那滋味可太受用啦。所以浑身骨头节活泛得能抖出花花点儿来，脚底下像安了弹簧，踩了弓子，扑扑闪闪，轻轻灵灵，三分鬼气，七分花俏，带着妖冶和美艳。

它如荒野上的磷火一样，贴着冰冻的地皮，随风呼呼奔跑，温暖着大东北，欢乐着大东北，慰藉着大东北……

### 第四章 海不辞水成其大

45

穿上特务装，拎个匣子枪，一句台词也没有，就往那儿一站，身子还不大动弹，底下轰的一声就笑炸锅了。配戏的小伙，都笑了场，身上还穿着军服呢，就趴台上了。

这胖小子，是荞面皮肉馅的包子，皮儿不好馅儿好，咂嘴儿香。那些个俊小子，是白面皮大萝卜馅儿，好看不好吃。

一下没憋住笑，只见他眉毛一上一下，耳朵一扇一合，眼睛说大就大，说小就小，鼻子也扁了，小辫也动了，帽子在头顶上转，他笑得唱不上调儿来……

### 第五章 沙之汰之始成金

61

原来好演员就是一只灯笼，不点不起眼，一经点上，就灿烂夺目。

本是大辽国的公主，感情和作派，却成了一个正宗的东北乡下大闺女。

想也想过，盼也盼过，病也病过，死也死过，真是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实在是一场惊世骇俗的超级大思念……

## 第六章 玲珑腕子宛转心

81

刚才浪得多活络、多花哨的人，一经落座，我的天，怎么全都成了僵人、呆人、丢了魂儿的人？那练功用的大镜子先就把他闹一愣，多好使的一双脚也一门儿拌蒜；打滑的地板又让他脚下一刺溜，差点闹个仰八叉……

满场寂然无声，手巾把儿也不递了，瓜子儿也不嗑了，地上掉根针都能听见，一段儿演罢，全场人都长出一口气，如梦方醒。

## 第七章 蟋腿的矮子站直的汉

95

赵本山运用自己幽默的配方、语言的圈套，随手采景，俯首拾情，然后脱口而“秀”。

赵本山一张口，就把那人笑喷了，把刚长好的刀口给笑崩开了。散场后只得手按刀口上医院重新缝合。

赵本山如同一个离家已久、独闯世界的游子，重返故里，和别的观众一样地开怀大笑和使劲鼓掌，却和别人不一样地泪飞心动，涕泗横流……

## 跋 迎着风暴的吟唱

117

## 与二人转擦肩而过

在咱沈阳，攒了一把岁数的老城居民，大抵都是蹬着老街筒子，在胡同的大杂院里泡大的。大杂院的功能，是把别家的好事，当成自己的一盅烧酒喝，跟着闻香，跟着心里发热；也把别家的隐秘当本畅销书阅读：谁家走丢了孩子，谁家爷们儿做了结扎，谁家黄花闺女堕了胎，千种万种日子，一经孩子们总是挤在最前面。



沾上了拐弯抹角的花边情节，一院子人，甚至一胡同的人，立马就欢了，立马就把别人正新鲜着的那点疼、那点丑、那点羞，不容分说端上了各家的饭桌，当成就粥喝的小菜儿，咯吱咯吱嚼上一通，分享快意。邻里邻居，整日价碰头打脸，低头不见抬头见，沾光老喝别人好事的小酒、老读别人隐情的畅销书，在喜喜忧忧、疙疙瘩瘩之间，这家和那家就断不了滋生出汁汁水水的瓜葛，怨尤和情意都一团团搅在一起，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孩子大人们踢踢踏踏地东家出，西家进，穿羊肠子街，走鸡肠子路，一年又一年任咋刮风下雨，任土道咋起包硌脚，没谁恼过，没谁嫌过，还自笑自地称自己是“胡同串子”。有了胡同串子，才有大杂院里一派浓浓的人情，才有胡同里别样的光景。老话说得在理：大杂院儿，一锅饭儿；胡同串儿，生死伴儿。

我成了一个小胡同串子，那是在1958年。反右时家人出了问题，一顶右派帽子，像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一下子把我家从干部小楼里砸得飞了出来，没等稳下神儿，就迷瞪瞪地落在了城东的一个大杂院里。我自然不容分说就成了一个小小的胡同串子。

小胡同串子，与猫串子、鼠串子、黄貔子串子，有着相近的定义。清早起来，我总是还没洗脸，就随便趿上谁的大鞋，只须走三两步，就已站在院心儿上。见张家门开着，李家门敞着，王家戏匣子正柔媚地放送“小河流水……”，赵家灶上正喷出腾腾蒸气，还弥散着韭菜馅菜包子的香味儿，刘家两口子正在嘹亮地骂仗，伴着他家丫崽儿消防车拉警鼻儿似的嚎哭……等我扶过张家门框，迈过李家门槛，循着热闹，一家家听过声儿，看过景儿，再扭扭达达返回家的时候，已是大有收获：张婶顺势给我洗过脸，李姐就便给我搽了红脸蛋儿，左手擎着赵家给的大菜包子，右手举着从刘家门帮上扯下来的大蒜瓣儿。家里还没开早饭，我就先打了一个喷油星儿的响嗝儿。我弄不太懂，这样趣味无穷的新生活，为何还使父亲老愁眉不展，使母亲泪水



二人转：东北民间艺术，由一旦一丑组合一副架儿，以分包赶角儿，跳入跳出的形式，表演着叙述兼代言的诗体故事。又曾叫蹦蹦儿、地蹦子、对口儿、编曲、秧歌儿、半班戏、双条、双玩意儿、转桌子戏等。



1964年刘景文、韩桂荣合演的二人转《穆桂英指路》。

涟涟。

咱那一大院的胡同串子，真是干啥的都有。东厢房住着掌鞋的，西厢房住着拉脚的。坐北的房子反开门叫“倒座儿”。这东“倒座儿”里的男当家是烧锅坊的伙计，人称“酒糟腿子”，西“倒座儿”里的男当家是油坊的伙计，人称“豆饼块子”，大门洞堵上两头，当央隔开，里面又住两家人，一家是裁缝，一家是卖酱油的。各家各户，都有一堆孩儿，猪羔子一般。日子过得都贫穷、乱糟，大人孩子却都个个嗓门儿大、笑声响，一脸的单纯和乐呵。

卖酱油的汉子姓霍，邻人都叫他霍酱油。他那个破旧的手推车子里的油盐酱醋，全装在大大小小的木桶和木盆里。天不亮他的买卖就开张。因此几条胡同的新一天，都是从霍酱油脆响而别致的叫卖声开始的：

“酱油哇——哎嗨——醋呀哎。”

“腐乳哇——哎嗨——臭豆腐呀哎。”

那声音弯弯转转，颤颤巍巍，好像一首奇妙的歌。那吆喝声还时不时地变换花样：

“哎哟——酱油嗨——那个醋么嗨。”

“哎哟——腐乳嗨——那个臭豆腐么嗨。”

随着这奇妙的声音，院里的房门就相跟着打开了，这家劈柴，那家砸煤坯，有的出来刷牙，有的颠颠地朝厕所跑……彼此的第一句寒暄，也往往是从评价霍酱油这不可忽视的调门儿开始的：

“这个臊泡子真够勤快的！”烧锅叔说。

“不早早唱臊，哪有饭吃！”拉脚叔说。

“白送一段浪，赚个小买卖旺！”掌鞋叔说。

我不懂这评价的深意，更不懂为什么管霍酱油叫“臊泡子”，管他那么动人的吆喝叫做“唱臊”和“送浪”。而我却被这叫卖声，诱得情不自禁地跟着那个泛着臭酱瓜子味儿的破车子，走过一条胡同又一条胡同。霍酱油见后边跟个小胡同串子，





著名的二人转演员蔡兴林（旦角）和徐生。男伴女裝的旦角俊俏无比，丑角的扮装和手持彩棒（左）、手持蜡烛（右），都显示着典型的传统风范。